王文肅奏草二

2

B527.61
W15

共十二合三十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

引疾乞休疏

萬曆十五年九月初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夙疾成痼痊可無期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昨該臣以患病給

假荷蒙

恩允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續又蒙

遣內臣頒賜酒米蔬饌等物伏念臣猥以採
薪末疾久臥私家咫尺
清光莫遂瞻依之願駢蕃
寵錫祇增尸素之羞臣之引領望痊跂足思起
不待
皇上之敦諭也且
大恩未報末路有幾臣出山初志謂何恐遽言
去哉緣臣年近六旬病非一證自先臣見
背之後內則以死喪怵惕而傷其神外則
以進退狼狽而撓其慮以致舉體氣血無
一處不虛項背腰膂胃脘之間無一處不
痛而復瘧痢時作痰涎上壅吞酸食噎漸
成關隔臣一向與同官二臣言之非至今
日昏暈始稱病也惟是徼天之幸方內小
安北荒或南尚稔民勞或
主不憂故臣得以衰罷俛仰其間在公無過以
當職業退食安寢以當藥餌今則南北災
傷幾無完土公私困急日抱隱憂臣備位

弼丞縱無疾病猶當按古人災異策免故
事牝馬棧車以失職待譴矧一疾侵尋百
方未效豈可使政本燮和之地而尚容淹
滯不祥之人班行大衆之中而屢見傾欹
失容之事乎據醫官朱儒徐春甫等胗臣
之脉僉謂臣病由鬱生必須屏事忘情方
可望愈夫爲臣而至於屏事忘情此復可
補於
國家而亦豈所宜言於
父前者然念
皇上苟責臣異日之報則必愛臣今日之生苟
寬臣失職之誅則當全臣知止之分若但
以簪履舊物未忍棄捐俾月飽大官坐擁
虛位則臣職業愈曠憂病愈深縱未即死
而幽何以辭神理之罰明何以謝當官之
謗然則
皇上與其他日以譴去臣孰若聽臣今日以疾
而自引去也與其外存體面而留臣之身

又孰若內推腹心而保臣之命也伏惟
天地至大
堯舜至仁疾痛呼號何所不察倘蒙早垂
聖斷許以生還則臣畎畝未盡之年孰非銜結
報
恩之日臣不勝悚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朕所眷知經國濟民大計正
資協贊豈可以小疾求去宜慎加調理痊可
即出以副至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具官臣王　謹
奏伏蒙
皇上遣
御前牌子
賜臣猪羊等物臣謹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以
孱庸久塵
密勿力未輸於犬馬病已中于膏肓方蒙

優假以偷安更軫
鴻慈而賜賚綴衣輟
御驚顓使之自
天
尚食匪頒荷多儀之及物啓芝囊而授粲兼贏
雜蔌之芬分桂醑以調羹載備嘉牲之俎
豈揆殘息獲此噓培承露金茎
清燕恍陪於
法從含香積寶大藥疑授於醫王臣蒲質早凋
葵心夙矢望
九重而扶拜期一飯以不忘雖才踈鼎餗之調
深虞折足乃志感壺餐之報願效捐軀臣
不勝感激荷戴之至

引疾乞休再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再陳久病危誠乞

恩俯賜骸骨還鄉以圖後報事昨該臣以患病

乞休

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朕所眷知經國濟民大計正

資協贊豈可以小疾求去宜慎加調理痊可

即出以副至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伏
惟
皇上之於臣天地也其恩則父母也無論
深知特拔千載難逢小人之分久知死所即今
疾痛支離之中而
皇上之憂臣慰臣留臣任臣亦豈臣之所宜自
棄而自外也連日以來臣之羮墻寤寐無
一日不在
皇上之側而屏遠百事以專醫藥坐臥重帷以
避風寒亦無一日不爲早出見
皇上之計則臣之志其亦可憐矣顧病根深錮
茫無措手方徒試而不靈神欲守而愈亂
見今
宮闈大慶歡藉普天而臣稱
賀不在班受
賞不能
謝則臣之力已窮而氣已竭其又可悲矣敢
更避煩瀆之嫌冒

寵榮而虛職事哉臣伏自蒙
恩登用久閱歲華積過滋多無功可紀每服老
氏知止之訓憮然有槩於心以爲人臣有
二宜止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大臣立朝
之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庸臣量已
之明也臣庸臣也當官輔理之效既碌碌
如彼而負薪大馬之憂又奄奄如此斯眞
所謂不能則止之時臣之所宜自量也夫
主恩浩蕩何涯之有然高爵厚祿猶可以勉承
而
國計民生不可以臥理
皇上茲責臣以經國勉臣以濟民乃是更增臣
一重病案臣之不能抑又審矣又臣門祚
单孑一身一子之外並無以次人丁而先
窆未安待臣歸土母衰日甚待臣終養凡
此皆臣一生未了之事不可委之他人雖
身賤鴻毛而義關九鼎此所以病馬思軒
雖期於效死而巢烏反哺終冀於生還者

也臣今曠職已久病中萬緒何念不生然
國恩未酬猶應將來之可補閣務不理尚希
聖主之能寬若病已深而强出情既苦而諱言
則臣先無此身安能致身負
君負親寧可復贖伏望
皇上憫臣疾痛呼
天出於誠懇察臣螻蟻惜命匪博名高特
賜俞允俾就故鄉水土醫藥以終天年則臣之
死生進退感荷
之至

奉
聖旨卿起家未久正當忘身報國共濟時艱況
聞疾已小愈何忍再疏求去宜遵前旨即出
輔理還着鴻臚寺官宣諭朕意該部知道

引言再申前
請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知止偶觸同然懇乞
聖明特採公論俯遂微誠以終
恩造以勵廉耻事近該臣以久病兩疏乞休荷
蒙
皇上累旨眷留仍
遣官

敦諭恩深禮重義正詞嚴臣誠不勝感激涕洟
彷徨汗悚蓋至此而知
君父有必不可逃之命人臣有必不可私之身
矣連日以來強自支策擬以本月初九日
報名次日
廷見然羸軀見骨殘喘如絲惟恐隕越
威顏之下羞
朝堂而辱視聽也會徼天幸科臣陳辟適有
甄別大臣年力才品之疏臣一聞此言不
覺慙喜兼懷毛骨俱竦夫人心有所同然
而事理可以觸類科臣之言雖不爲臣而
內稱止足之分廉耻之節古義凜然有若
代爲臣言者臣庸臣也上之不敢望高蹈
遠舉墨守繩趨希達人處士之節下之亦
不敢局趨遯尾苟避譏嫌辜千載一時之
遇至於自揣其精神力量不能鼓舞則臣前兩
疏歷歷陳之又有若預爲科臣左券者
皇上試採之公論如此驗之臣言如彼其

哀臣信臣全臣將不待臣之呈身見面而決
矣臣又惟大夫七十引年自關彝典然人
之受才受氣寸長尺短正自難齊有八十
膺揚六十射策者亦有少即善病壯而成
翁者故古之帝王諏經問律但曰老臣不
曰病臣考德類能但容久任不容久病也
臣今年雖未至病則已深襲纊而衣時猶
覺寒數米而食時猶覺噎即今引年諸臣
中未有如臣之尪羸衰颯者兩年之間在
閣昏暈者三次在家二次在班一次即今
引疾諸臣中亦未有如臣之彰明顯著者
科臣之言爲
皇上權恩禮臣之言又爲科臣廣忠告
皇上即必欲甄別年力材品於諸臣中擇取宜
去請自臣始蓋臣近日方艸有乞骸第三
疏而未敢
上內有云今日之以眞病眞情推賢自代即
所以報

皇上而他日之以力田孝弟教道鄉里亦即所
以報
皇上也自處雖過然科臣疏尾表正鄉閭矜式
後生之語其隱然厚待臣等更重於臣之
自待而臣乃愈足藉口爲犬馬圖報之地
矣臣無任情迫言煩哀懇激切之至

考滿謝
賜羊酒鈔錠疏
萬曆十六年六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八日伏蒙
聖恩以臣歷二品俸三年考滿
特遣
御前牌子陳朝齎

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臣謹焚香叩
頭祗領訖伏念臣猥以孱庸擢自廢隱沐
浴
大造思塵露以何裨荏苒流光感歲月之易得
茲當滿考積有餘儕上無弼諧蹇蹇之忠
下鮮弘濟元元之畧縻
大官之月俸涯量已逾書執秩之年勞心顏
滋靦豈意未捐之舊物更麗
蕃錫之
殊恩滿辭免
發上幣於漢庭寶鏹倍千緡之算
分大烹於周鼎珍牢兼九醞之甘謹稽首以登
嘉重拊躬而愧惕小人屬厭誓不存溫飽
之私天道惡盈願益持止足之戒臣不勝
感激
天恩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本奏謝以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辭免

恩命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披瀝悃誠辭免殊常

恩命事臣以二品三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次輔簡任密勿協贊忠勤茲當滿考勞績茂著着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廕一子入監讀書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臣聞

命自天不勝徬徨感悚萬愧集衷伏念臣通藉
二紀在告七年愚拙之分誓捐草野臣之
始望原不至今官而又以質衰於蒲柳病
痼於膏肓前後六章避位累息焦腸僅支
隙晷臣又豈望至今日哉伏惟
聖主之恩不可勝量臣之微幸不可勝慙三年
以來曠官尸祿之咎不可勝紀然
上已過而私臣主爵之吏且隨而譽臣臣無以
自考爲也姑就以目前時事徵之北乾南
潦軍訌民咨河決火妖所在告警臣曾有
一籌消弭之效否乎維時
明主方勤罪己之言元臣屢控辭
恩之請而近又會百官奉
諭修省之期臣備位弼丞義均休戚今縱不能
以區區腐身餒肉療饑炙臂分痛猶庶幾
惜福可以禳災知止可以不殆也乃茲
明廷奏課既逭黜幽
中使匪頒且叨素食若更偃然受爵於待放

之時蒙
寵於
主憂之日
上天方怒豈復貴臣朝野清議又誰原臣臣不
惟身之隕越是懼而且上爲
國家羞爲名罷惜矣臣雖猶騃業已躡足功
名何敢更沽廉讓但以
宮階上遴乎孤卿
命秩兼施乎累世往歲書成類敘猶愧因人矧
今歲滿特加彌當量已此所以三復
温綸一字一汗而不得不備瀝循墻之悃以干
轉圜之聽者也令甲廷臣滿考次日即當移部
引
奏而臣延至逾月久又不敢僭援元臣預
辭之例此肝腑至誠委屬惶恐與故事陳
讓不同伏望
皇上特准收回成命以待臣桑榆末路粗有一
事可以塞責者而後

申詔有司平其賞罰庶
清朝之課典不輕微臣之官謗可逭矣臣無
任銜
恩激切引分祈懇之至
奉
聖旨卿公忠亮直佐理勤勞考績加恩國家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考滿
恩命疏

本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引分再瀝危誠懇辭
恩命事昨蒙
皇上以臣考滿加
恩隨該臣具辭奉
聖旨卿公忠亮直佐理勤勞考績加恩國家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
惟人臣以受寵爲榮以從命爲順臣今處
人之所甚榮行人之所甚順豈有反飾讓
以要名辭
寵以易罪者哉顧嘗反覆三思章句迂儒山林
廢隱
皇上即家召起躐躐今官
恩已過矣受
命之初愚不量力以爲捧土可以增山岳之高
策駑可以附騏驥之足今碌碌伴食亦既
三年無銖黍寸尺之效志又已久負矣臣
聞古志有之
君功見選吏臣功見安民又曰罪莫大於好
進辱莫大於不知耻臣之固陋即萬萬不
敢當
皇上公忠亮直之褒至於矢而得而佐民艱循
微分而遠身耻乃中人冗吏之所能而臣
職在樞機心非木石若進不關水旱疢疫

之憂退復不自安下愚不肖之分穹階顯
賞非據濫膺則在
廷豈有此苟冒無耻之人而自古亦豈有此
盛滿不覆之器哉臣又聞人臣于功名之
際或先功而後賞或先賞而後有功以副
之皆可以無愧臣今考前功則東隅之悔
莫追課後效則桑榆之日且短即如昨者
恩命甫下而臣毋暴泄嘔血勢甚危殆臣心膽
糜碎遂至連日不能進閣此近事福薄之
明效臣之憂懼不獨爲身而且遺之親矣
輿言及此萬緒茫然一切逃名好名之念
都不能自有伏望
皇上察其囁嚅未控之苦心全其固滯不移之
愚性閱其前後辭
恩引疾之誠請所有前項
恩典特賜允辭此乃爲臣留寵於後惜福及親
聖主所行孰非故事又孰非恩澤也若尚以閣
臣體貌不可盡爲異同則斟酌裁減自在

皇上處臣安地而非臣之所敢自言矣臣不勝
感激愧汗瀆冒隕越之至

壽宮加
恩辭廕疏

本年九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瀝悃量功懇辭
恩廕事本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本部節奉
聖旨云云欽此仰惟
皇上恪遵
祖制鼎建

壽宮以預培億萬年福祿綿永邦家熾隆之基
甚盛舉也語形勝則山朝水拱本自天成
遡考卜則龜叶筮從實由
睿斷而中外在工諸執事藉
九廟之寵靈因羣情之和喜其矢力奏功且不
待爵賞而加勸況如臣等何勞之有哉
皇上若以慶典維新欲上順天休以
恩飾喜則先年經始之初臣固已蒙
加秩豈容再叨臣錫爵原未與事無所徼福
矣
皇上若又以
大工垂就欲下酬人勞以賞行勸則見在執事
人員大者調度次者奔走各有所當受之
名而臣等不知何名也雖節年屢扈
大駕間從元輔皆信宿往返樂觀成事比於羣
臣披荆蒙霧轉石負土之勞盖恒河中之
一沙而事內所蒙衣帶金綺之
賜事外所蒙贈封陞廕之

恩此豈不足以酬臣等而更須分水衡將作之
功耶夫報工報捷不敘閣臣
詔墨尚未乾也當時
皇上豈有靳於臣等其或以臣等職業專而心
膂親庖祝之事無相及也又或以臣等粗
知分涯方相與努力爲破俗遠耻之行
前朝之誤恩不足據以爲定例也今元輔時
行奉有督工
專勅猶尚以
近旨深辭而臣等乃更不待言矣
皇上之聽臣等更當不待其辭之畢矣爲此披
瀝
上陳除銀兩表裏隨衆祗領另曰報名
廷謝外其廕子非常
恩命伏望
皇上即賜收回以信
明旨以安愚衷臣不勝且感且激懇款待
命之至

奉
聖旨吉典敷恩卿等輔弼重臣贊襄多績宜同
休慶廕敘已有成命不允所辭該部知道

論救言官公疏

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等以御史馬象乾論臣等阿從失
職臣等當即出閣具本自陳待罪此非矯
飾蓋眞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
詔旨俱出臣等票擬之手原非
上意則人情自定

聖德有光矣今日元輔時行忽傳
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問臣不
勝感懼不勝愧苦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
救外臣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
臣不同雖拔擢自
天薦舉由衆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實以先年張
居正爲奪情事起徂擊言官臣于其時號
能出頭誚讓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敗
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忤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即以處居正
之事處臣臣之不才縱不能道揚
主德維持
國論何忍見
朝堂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
臣外援忤權之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
以沮衆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
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於地下明何
以謝舉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

正之鬼責哉夫微臣一身輕於一羽使萬
萬蒙訴而有益於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既以不肖有連累
言官之名而又并累
皇上有爲臣等弗諫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
朝而且一日不可爲人矣連日以來因哭亡
女成疾正思乞骸偶見人情洶洶黽勉
閣思爲
皇上紓憂解紛而事機不意至此是固臣命卒
之時也伏乞
皇上哀臣聽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
榮
官臣王謹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衆怒如火流言滿途
皇上之留臣等實趣之使就必窮之地永無再
聖德出之日耳臣不勝危苦痛切之至

再瀆

遭遇拔擢四年於茲矣中間屢辭屢留再陞

萬蒙詬而有益於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既以不肖有連累
出之日耳且不勝危苦痛切之至
皇上之留臣等實恐之使就必寧之地永無再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衆怒如火流言滿途
榮
皇上哀臣聽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
之時也伏乞
因事陳言疏
本年十二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奉職無狀乞
賜罷斥兼陳忠悃以裨
聖德事伏念臣之
遭遇拔擢四年於茲矣中間屢辭屢留再陞
再廕
如天之恩且不能縷舉即如近日么麿一女之

事而特厪
手劄傳慰藹然家人父子之情且
諭以勿再託陳有負倚任臣感
恩伏泣涕洟未收此時縱有必不忍割之情必
不可起之疾已遵
諭一切拚捨不敢復言顧念大臣立
朝期于盡節小人懷惠期於圖報
皇上尚以子視臣恤其家事而臣不以父事
皇上國論紛起而不能持衮職有闕而不能補
非立
朝之節也臣前疏謂犬馬之身輕於一羽
皇上尚惟其疾之憂何況
皇上
天地
祖宗付託之身而連日止爲委巷風聞之口書
生蠢直之言
疾威震怒起居未免失常臣喑無調護止辦哀
啼非報

恩之道也臣負此二罪謹藉自陳伏聽罷斥惟
是至情大義不忍恝然自顧身名遂忘
國事輙有區區芹曝之獻可以防未然佐
明德者凡人君有內愧之眞情深謀之密事而
臣下矢口觸之則有所不堪若如近日金
寶等項訛傳則事無蹤影心無愧怍正足
資
皇上一笑而不必怒也凡聽言之道先虛其心
次辨其理心虛則芻蕘皆可擇心實則肝
膽皆可疑然疑在理內猶可說也若張居
正馮保之疑則理外矣且
皇上不見先年抗疏攻居正之艾穆非即居正
之同鄉乎以此推之足以知中外言讐言
黨俱非公論不可信也凡臺諫言事欲動
上聽往往至於過激要在
明主折衷處斷以服其心降色優容以養其氣
即如張鯨之事
皇上恩威操縱業已兩全使自此旋霽風雷別

無根蔓則
朝堂豈更有一事者東隅雖往桑榆尚可收
也凡廷杖非正刑
先朝雖間一行之亦未有逮鞫廷杖并於一人
一時者臣每在閣中見犯人下鎮撫司
旨意惟强盜大逆則有好生打問字樣今以加
之言官而又行廷杖則似於强盜大逆之
上更加一等竊恐未安聞張居正擅權時
要箝人口故將
世宗晚年遺劄盡行進
御名雖效忠其實有導
皇上刑辱言官自爲已地之意今
皇上必欲法
祖則自有良法美意可師而居正乃萬世罪人
豈可既發其奸而又行其志也凡閣臣受
皇上親近者臣等每事調解原不爲諫臣市恩
亦不爲一身逃謗誠恐言壅反潰事激反

傷欲以明
覆載之無私示
宮府之一體耳
皇上儻諒其心則不必疑其言儻疑其言則不
必用其人此政本重地不當但爲臣等姑
息體面而已也諸如此類皆急時難諍平
時可思言時無味用時有力
聖人舉動不可再誤天下人心不可再拂愚臣
垂死諄諄之言不可再瀆伏望
皇上垂日月之光先將臣罷斥以正失職之罪
然後虛心平氣採納臣言則
寵逾十札
恩藉再生臣首丘骸骨死且不朽不然
皇上先年之召臣止召一僨蹶之件而今日之
留臣止留一慕羶之蟻臣之身名不足惜
而如
聖德何哉如
國事何哉臣不勝

恩深義激待罪請
命之至
奉
聖旨卿公忠直亮敷陳讜言朕方嘉納眷倚豈
可遽自引退宜即出輔理不允所辭吏部知
道

到閣陳謝疏
本年十二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茲者該元輔時行傳奉
御劄云云欽此臣盥手伏誦且感且慙已經合
疏陳謝隨赴鴻臚寺報名
朝見以慰
聖懷不敢再瀆外已復念三臣奉

諭總爲張鯨未了公事而
諭中獨提出臣家門私故慰藉惓惓臣涕泣讀
過當即傳示臣母臣妻臣男臣婿以及舉
家老幼僕妾無不稽顙叩
天合詞頌
聖以助臣之悲感籲戴者伏念臣本以福過生
災自貽情累而冬愚不能自割病不能自
持以上累
皇上屈至尊而問兒女之私塵
手部而辱不祥之事且
諭以治生之道斷其再
上之章煦如陽春慈如保母臣一息尚存心非
木石至此而復愛惜頂踵規避嫌譏自捐
覆載之外豈復成人類哉顧臣年迫衰頽病且
偃蹇雖復強食偷視苟全一日之生然
皇上即今天日明斷山海茹納業已厭快人心
聖慮之萬分而俯塞人言之責備者言念及此
臣雖出也終無一事可以仰裨